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

唐三十九

李嗣業

馬璘

李抱玉
抱真

路嗣恭

應恕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
都護來脰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署昭武校尉後

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推北馬靈登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勅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顏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賊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勅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

加特進賊號為神通天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國其子出奔因構諸蕃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蕃銳于鬪我與將軍俱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生須蒞醢即馳守白石嶺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梃麤擊人馬斃仆者

數千百賊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阨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人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帝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四五千物錢十萬曰為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

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
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倚角常為先鋒以巨梧筓關
賊輒潰進四鎮伊西北度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
副業通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
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
是亂不能陣副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
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
卒三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

現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
日中至是斬首六萬級填洞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
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炆來瑱嗣吳王祗
季真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魏國公實封戶二百萬懷
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諸將無功
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
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贈
武威郡王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

賞賜皆工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
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
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開元
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
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
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
陽史朝義衆十萬屯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猶豫未敢

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

軍者

吳璘糾謬云按李光弼及史思明博邨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誤一也又按帝紀上元

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逆潰之說哉此其誤二也新書

抵悟吳氏疑之良是今附著其說

遷試大常御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

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敵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敵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

丹梁帝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
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
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
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
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
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頰二州
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
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

通鑑璘出精兵襲賊輜重
于潘原殺賊數千人與本

傳小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

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

通鑑十年九月吐蕃寇涇州
破之于百里城事出實錄

而本傳
未載

十一年卒于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璘少

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七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

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敵不敢犯為中興銳

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頴璘因得裒積且前

後賜賚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

錢二十萬緡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

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恚籍
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無行財
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
騎射少從軍為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為裨校
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祿山亂守南
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
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為氏進至右羽林大

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毫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光
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
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
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
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
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
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號西抵岐推剽不勝計詔太子賓
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

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抵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
將李崇容率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襲之賊帥高玉脫
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
閔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
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
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為兵部尚書大厯二年來朝久之
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盤屋抱玉兼三節度
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抵達扶文緜地二千里

敵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闕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
面臣得專事闕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禁
暴安人為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
父弟抱真

抱真字大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
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
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
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

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
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
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
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九年抱真策山東
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刑乃
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
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
部得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

久之為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
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
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
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
之臨洺圍遂解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
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
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
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

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
為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
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
子下罪己詔竝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
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
誣軍事于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
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

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賊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文願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把真喜士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

邀致之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
服此當僊去抱真惑之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為左
僕射餽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羸肪穀漆下之疾
少間季長曰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
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
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
之副使李說及諸枝俯首皆嚙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
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

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
大將王延貴緘偽若抱真疾者三日乃出見陳兵甚嚴
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緘
愕然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
緘赴東都詔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劔客以世蔭為鄴尉
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
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

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備具有素而
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
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

大曆三年

新書作永泰三年按永泰二年十一月即
改元大曆不得有永泰三年也今從舊書檢

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為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
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
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
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

即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奇
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
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瑤敬晃為才擢任之使瑤督大
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
餘築尸為京觀俚洞魁宿為惡者皆族夷之還為檢校
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
及是事株戮船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
賞不酬功

建中實錄云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要
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

討不失有罪始斯役也既而有謗其收南海府庫闕上
不實者不得用久之此與新舊書本傳小異又鄴侯家
傳云嗣恭附元載遺載璠德宗立陰賂宰相楊炎炎錄
璠盤代宗惡之故不用

前功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
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為著作郎貞元初出為虔州刺史詔嗣
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為相號得君
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為元載所
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竝驅

馬齧其脰臣惶恐不自安應闕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諡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晁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為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為時嗤詆累

遷廊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
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

列傳

唐 四十

房瑄

崔圓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 向

呂諲

房瑄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

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開元中
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竒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
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訛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
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
給事中封漳南縣男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
歷琅邪鄆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陪
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

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敵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以言財利幸瑄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罷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

銜之因曰晉任王衍為宰相祖尚浮華不事天下事故
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闊大言無當非
宰相器且瑄渠肯為陛下用者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
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瑄為聖皇建遣
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
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
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
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

語始惡瑄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
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
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叅佐乃以兵部尚書王
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
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
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叅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
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愬通鑑作
劉賁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
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

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
故敗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愆皆降賊初瑄用
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
鼓譟牛悉髀粟賊投芻而火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
四萬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帝大怒賴李泌
營救乃宥之

謹按通鑑輯覽

祀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瑄用之取敗燎原

又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必何以復為營救耶使

褒夷散復圖進取瑄稚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

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人未嘗更軍旅瑄每訛
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
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易之圓以金畀李輔
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琴工董廷蘭出
入瑄所瑄昵之廷蘭籍瑄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瑄
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
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
可復用而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

瑄虛言浮誕內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
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

中外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瑄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贖鄉
世遂有以瑄為克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瑄治邠

人便安之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
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
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畧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為

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
功名隳損云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
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
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圓
忠遙領劍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
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
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

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

立命與房瑄韋見素赴行在所

按通鑑至德元載八月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

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二載正月命崔國奉詔赴彭原據此則國赴行在不與瑄見素同時

且瑄傳亦云崔國自蜀來最後見帝本傳非也

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

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

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
削階封尋詔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
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
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
事大歷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
為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久之
進侍郎積寬縱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

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天寶二年

按唐會要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至來年正月於勤政樓下帝親自重試惟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下第史以其事相首尾總叙入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

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

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安安祿山因間

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寶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

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

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

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闕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
以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
酒至必立飲白醕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
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
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為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竇廷芝
棄陝郡不守楊國忠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
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
忤旨致仕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

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
戶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為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
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
帝三日聽政且稽祖宗故事無冢宰之文帝不聽後數
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
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
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卧家賊興
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

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諡曰懿獻元載
未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諡文貞晉卿
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
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
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
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
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
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

亂持是以誘衆大歷七年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斂葬由是寢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

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
主上南狩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
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
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膳左右豈不
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
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闕輔人日夜思歸大衆
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凡五請卒見
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

賣官度僧道士收贖濟軍興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
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為劍南
西川節度使復為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克山陵使於
是中書舍人劉烜為李輔國所昵冕表為判官烜抵法
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厯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
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
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
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遂拜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
代為贊謝俄兼江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卒
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
樞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領
使既衆吏白俸薄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問世訾其
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
蘓正元者奏言肅宗為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
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

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

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
明不干當世以仕家推蔭為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
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
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如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
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
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為吏部侍

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
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為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
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為集賢院待制改
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
第注官時以為榮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
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橐䟽數
而莫知所言大厯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為郎時著王政

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儵仁建中初李紆為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
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天而向領
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
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為櫟
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
副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為太原少
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

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
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從僖宗入蜀擢
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為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
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
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為汴州宣諭使
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

悅遷兵部侍郎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
在鳳翔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
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
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
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
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
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

貶瀧州司戶叅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誼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開元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心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誼獨頽然據案鈎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誼西趨靈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

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九節
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
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
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
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
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
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為郎
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謹為
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
謹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謹為
尹置永平軍萬人遣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柳道邵

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按舊書亦作七州新書方
鎮表上元二年荆南節度

增領涪衡潭岳柳邵永道連九州通鑑載呂誼奏請以
江南之潭岳柳邵永道連黔中之涪皆隸荆南則止有
八州考舊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廢永州併入道州上
元二年復析置永州或者者是年增領在前析置在後故
新舊書本傳皆不及永至舊書有衡無
岳新書有岳無衡則未知何者為是
初荊州長史張

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謹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誅於賞而財不足更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

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
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昂陷不辜詔譴
按罪譴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昂
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譴為治不急細務決
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取
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咸惠兩行譴之相與李揆不平
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
又陰遣人刺譴過失譴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

條其罪誣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誣在朝不
稱任職及為荊州號令嚴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
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
數十人誣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
祠於西始謹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
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以故事
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義美惡不
在多名宜如前諡遂不改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一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四十一

列傳

唐

李麟

張鎬

李峴

楊綰

崔祐甫

柳渾

李泌

韋處厚

路隋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潤號路三州刺史以

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
諡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
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
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
國子祭酒出為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
儒者非禦侮才還為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
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
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

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
挾李輔國寢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
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憲乾元初罷為太子少傅明
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涉獵經史好王
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常飲酒鼓琴
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反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
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拜左拾遺歷侍

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
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
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唵外聞鎬諫曰帝王當
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區區佛法可致太平也帝然之
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
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邱曉趨救曉逗留不肯
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
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

順欵鎬揣其偽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
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
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
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
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畧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
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
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
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

平原郡公袁晃寇東境江界震騷錫遣兵屯上饒斬首
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
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錫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
觀察使卒錫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
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
德云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
尹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帝峴獨無所獻帝

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撻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
其弟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
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
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繇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
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
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
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
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

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滌蓋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

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
尉逐李暉嶺南流蒼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
虛希旨亂法陛下信為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
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
帝曰峴欲專權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
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
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
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

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

按呂誼傳云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又詔御史大夫

李峴及諫領使

獨曰法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

天下惟新意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
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鬪
况數萬人乎器與呂諲皆齷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
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歸怨
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嶧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
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
戶部侍郎銀青光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外三戟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為顯官世

以儒聞綰少孤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
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
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
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
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
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麻
雜科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
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

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未嘗私謁載忌綰
望高會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
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
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
自擢為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
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
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即今

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擾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

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
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儉雖上州刺
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舊制縉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
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
縉是恃未幾卒帝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
奪縉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
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
初諡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

助之帝怒貶端巴州員外司馬賜諡曰文簡館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典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河之子也世以禮法為
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
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
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
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
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
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
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

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如漢故事方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

傳白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
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
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
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衮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
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
劾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
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
非大詔命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

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
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
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為罔上是日羣臣直經

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

通鑑作潮州刺史蓋再貶也詳

袞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
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
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劉塞
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

奏請一杜絕之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
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
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
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非夙知何
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
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
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
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

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示諸藩以朝廷不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卒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鐸之帝還京具封以獻

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
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
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
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
疏論執譽望蔚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鏗判度支
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鏗又請天下所納鹽酒
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

罄往雖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錡錡懼

而止

舊書云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穆宗紀宰相表亦云御史中丞崔植本傳脫也

宗即位

新書作長慶初按植拜相在未踰年改元之前不當稱長慶初也今改正

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

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厲精

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

致治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

得姚崇宋璟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

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子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

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殺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於天下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為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塞躡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

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為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倭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潔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灾荒不恤也倭至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

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倭固執不與弘
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倭之為也時
天子失德倭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為鳳翔節度
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

曰肅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戴梁僕射悛六世孫後藉襄
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
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

愈爲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
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
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
爲左補闕大歷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
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
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
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
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李希烈據

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

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

此節新書原文在封宜城縣伯

後吳績糾謬云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判史李元平十月朱泚反今渾傳先叙朱泚建中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正月以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今改正 朱泚亂

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撈笞之搜索

所在渾微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

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

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
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
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
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
帝作帶誤毀一鈎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摘之工人伏
罪詔京兆府論死渾曰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
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
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世孝謹表闕于

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
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
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它相取充
位滉或榜吏省中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
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
罷今公奈何蹈前非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
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興小史
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

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
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
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簿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
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
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
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
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且夷狄易以兵制難以信結
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

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
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
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
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

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

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

吳縝糾繆云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

為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
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按通鑑稱渾與延賞議事數異
同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上
不悅蓋延賞平日或有萋菲之言而罷相則自出德宗

意此較新舊史
所書近得其實
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詭

與人交豁如也性節儉不營產利罷後日置酒召故人
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
貞渾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
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伏其
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
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

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

藝文志有員傲
太玄幽贊十卷

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台試及第授散官文

學直弘文館按必生于開元十年故至十六年為七歲

志以為開元

四年非也

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

類若者乎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

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

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

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

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

身賜束帛勅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
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
絕之九齡忽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
右召蕭泌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
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
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
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
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

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

泌亦自至

舊書云至彭原謁見
新書從鄴侯家傳

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

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

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

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昔侍上皇中為朕師

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三世資卿道義也始軍中

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

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

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邪太子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
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
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有從之徒得釋言於賊
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
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
故怨將內慙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
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嘗從容問

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
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
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
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
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
安是以兩軍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
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
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
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
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
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
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
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
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

士養徒必復來南北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
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
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
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
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
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
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
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

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
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
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
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
秘書少監充判官帝不得已出之謂曰元載不容卿侯

朕決意誅之當即召卿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代宗欲罷戴相泌即應直行無涉論史者乃疑戴柄權
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彼
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載誅召還復為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

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

泌治之且使周知人間利弊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泌
在肅宗朝參豫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
傾心倚信且賴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
弊耶常袞一言而以新聞舊不惟惑之甚直是辱之甚矣

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
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
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
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

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
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
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
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
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
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
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饋漕
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准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

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
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
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
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
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且所謂省
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員三
之一可悉罷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
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又諸王未出閤者官屬皆

不除計所收科奉乃多於減員矣帝從之是時州刺史
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
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
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
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
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郕國公主太子蕭妃
母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

見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

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
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
下子孫有也且部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
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時
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
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
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紆
矣帝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但少學耳人皆指其姦而

朕不覺也對曰使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他人皆可以言命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俄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必引張說故事辭乃

以學士知院事

按此節新書原文甚謬并且云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必為讓而止似崔圓

之為大學士反在泌後矣今攷唐會要載泌奏伏蒙以臣為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學士衆綱達禮及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伏望削去大

字其崇文館大學士亦準此新書彙括其語而顛倒謬錯遂不可通時泌止加集賢殿大學士而論及崇文欲並去大字以為後法新書乃謂泌加兩館大學士之號亦非也又按崔圓為集賢殿大學士本傳不載此亦足補正

史之

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

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獨柳此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

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陽城為泌所薦故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過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即撻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謹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

中抗老佛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
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盧畧財貨為患
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畧悉知賊巢所在一旦出兵捕
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與
按之元與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濫殺不辜有詔賜
死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
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

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
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均引置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
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今不
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
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
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兼
知制誥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
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撮其粹要題

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
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
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謂
其迂謬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為端州
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
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紳先朝
舊臣就令有過尚當被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
建中時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償怨

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
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元年

新書作
三年誤

赦書不言左降官

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
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
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
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
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
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

子方強祿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

其意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處厚翼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罵于忠
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為進
退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巨測罪不容誅即
跪飾以杼激切而顧斥先朝固顧尊親之諱亦豈能掩其
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辭
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戾而何

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
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謂有頗
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

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賂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滄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

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處厚遽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

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
事中書處厚名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
不然正須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
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剗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
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
掖之輿還第一夕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
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
僚畏惕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

學家書雖正至萬卷為拾遺時讓德宗實錄後又與路
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
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
悌聞建中末為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
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
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
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

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
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
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
坐肆不為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
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
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為治喪
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
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

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賤邪進承旨學士
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
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請條示甚謬誤者付
史官判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
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
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注所忌乃
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

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

唐 四十二

高適

元結

李承

韋倫

薛珏 存慶

崔漢衡

戴叔倫

王翺 正雅

徐申

郝士美

辛祕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
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不得
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
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
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
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
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
不恤軍務以倡優蒲葦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

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炁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
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
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擢
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
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言王且敗
不足憂帝竒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
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
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

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
敝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
川其寔一道自邛關黎雅界于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
至平戍等城界于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
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
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
雖小定而痍痛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
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

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敞可見而言利者柶鑿萬
端窮朝抵夕千寨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
戚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庶流入蜀者道
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
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
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
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
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

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萬
一蜀人又擾豈不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
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
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
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

山城

通鑑載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
隸二城按地理志此三州皆廣德元年沒吐蕃而

保州未名未州至乾元元年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今
名則此時未得稱保州也保州屬縣四而雲山歸順皆
天寶八載析定康縣置所云雲山新隸二城疑即此二
縣也新書乃止有二州一縣自不若通鑑之詳核惟奉

州之稱保州係用
史家追書之例耳
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

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
王霸袞袞不戢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
為措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
工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疾救
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同援梁宋未度淮
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從太宗征遼

東以功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父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
姬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少師事元德秀天寶
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國子司業蘇源明見
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
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擢右金
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
士于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骨於泌南名曰
哀邱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

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
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
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叅山南
東道來瑱府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巧歸侍親授
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
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
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
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

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暉養之既長以悌聞擢明

經累遷大理評事為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
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啟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
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
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于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
墾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
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
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
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

廉正有雅望以才顯于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
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
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
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安之居
二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
因得任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玠姚憺及曾
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
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子藩自

有傳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為朔方節度使
倫以陰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揚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
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扶苛
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絲是役用減鼓
鑄多矣玄宗晚節威營宮室吏介以為欺倫閱實工員
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為劍南節度行軍司馬
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

西人賴濟中宦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
五琦薦倫才擢高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
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
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急乃擊禽
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為衛尉卿俄兼寧隴二
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再亂新書本文作乾元中襄州
亂按肅宗紀乾元年中襄
州之亂有二一康楚元之亂在乾元二年八月一張維
璋之亂在干元元年四月上元元年即乾元三年也上
文既云禽楚元以獻則此為維璋之
亂無疑而語未分明故稍為改定

詔倫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恨之中罷為秦州
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
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
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為太一反間
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
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
悅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昔倫處朝
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

杞敗闕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為刺史倫苦諫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為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恃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
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
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選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
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
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
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
而李承趙贊盧翰皆言珏狀書參聞于是拜中散大夫
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

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
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治得失取尤通達者
什二宰相欲試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乃止
尋改京兆尹司農供三官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
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珏
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
言闕失謂之巡對會要貞元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
御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
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二人
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

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實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
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

存慶字嗣德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
韋弘景封較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
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
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為費令滑
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

舊書作吐
三年誤

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為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督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旨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為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

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

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子琳反

本傳作楊惠琳誤今據吳

鎮紆駝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

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

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漑灌為

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期年

詔書褒美封熊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

以經畫兵食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
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擇人求治之術
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
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
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
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
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栩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栩衛尉

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為辰州刺史與討襄州
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厯中擢容
管經畧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炆炆敗績
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為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
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僕夏永更誘嘯因陷城
邑遂據容州前經畧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僞
治藤梧邕至言于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治它所必
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于是人自奮

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祇自敗耳雄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翊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輩問遁去復遣將李寶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

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翊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
乘間來襲翊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
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
中兵乘邊召翊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
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
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揚息歷汾州刺史
為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
討李希烈次涇水京兆主供擬饗敗肉腐衆怒曰食是

而討賊乎遂叛胡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為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聞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肅胡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為訾子正雅

正雅字光謙元和初擢進士累遷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

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為
大理少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
贈左散騎常侍

翊兄翊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為純臣世稱謹廉
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惠

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
皆中歷臺省寔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為商
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

推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
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
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
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
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
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
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為
盜區凝以彊弩拒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

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疑大晏謂涓曰賊
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意銳日趨四舍至南
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
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讓曰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
生意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
奪馬疑乘門望見虜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
儲畜繕完以脩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
言宜上疾不視事以馱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

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普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臯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賒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閉如初創駟候作大

市器用皆具州民詰觀察使請為生祠申固讓觀察使
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詔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
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
管經畧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
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
之誑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
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貢外未嘗賸索商
賈饒盈劉闡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夔蠻抵

蜀摛聞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
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舉進士拔萃制策皆
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
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
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
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
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為太子

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
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
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
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文二郗之間
矣未冠為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
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畧觀察使溪
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
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

為鄂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
務僮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
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為辦裝宥惶遽上道
改河南尹檢校工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
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慮從史
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
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

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
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
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
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
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為
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生平
與人交不欺然諾以是名重于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

入等調長安尉其學于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常卿奏
為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
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
抗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脇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
及至祕召牙將邱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
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紫金僉謂祕材
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為希朝
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

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

舊書作謚昭

後更謚懿祕為大官居

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緡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于禮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二